

伏魔录

安拔◎著



两个不安的灵魂，一场被命运推着走的冒险。

他，一个被命运捉弄的英雄。

他，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奴隶。

命运，会屈从于他的意志，它的只有一个。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伏

安拔◎著

五寸

河南文藝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伐纣/安拔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559-0171-6

I.①伐… II.①安…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097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414 000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骨头 / 1

骨就是丁日日头下山的时候走的,他挎着装水的大葫芦,拄着桦木拐棍,背着长老的鹿皮口袋,口袋里装着画的鞋和一捧谷子,还有新做的骨头刀。没人来送他,他走进夕阳色的草地,回头看去像是一无所有,其实全村都在送他,用煮粥的炊烟。

第二章 梦 / 31

井眨眨眼,醒了,可还没从梦里出来,他想念梦里那个十三四岁的自己,那时候他还有奴隶,有练字的牛骨头,有写一篇全用鸟字做偏旁的祭祀文的雄心,那时候他刀下的鹿连眼睛都是湿润的,好像一抬脚就要从骨头上走下来。

第三章 钻板和钻棍 / 105

骨带着一后背血印子,和井蹲在铜炉子边的一个土墙下头,没人管他俩,井说,我觉得这地方就像钻火的木头板和木头棍。骨说,咋说?井说,他们可劲钻呢,你没觉得?骨说,谁是板谁是棍?井说,硬木头做钻板,软木头做钻棍,我看他们哪个都不软!

第四章 啾啾 / 173

夜里井摸进王的宫,大室东屋里藏着几百年来替神说过话的牛骨头,拿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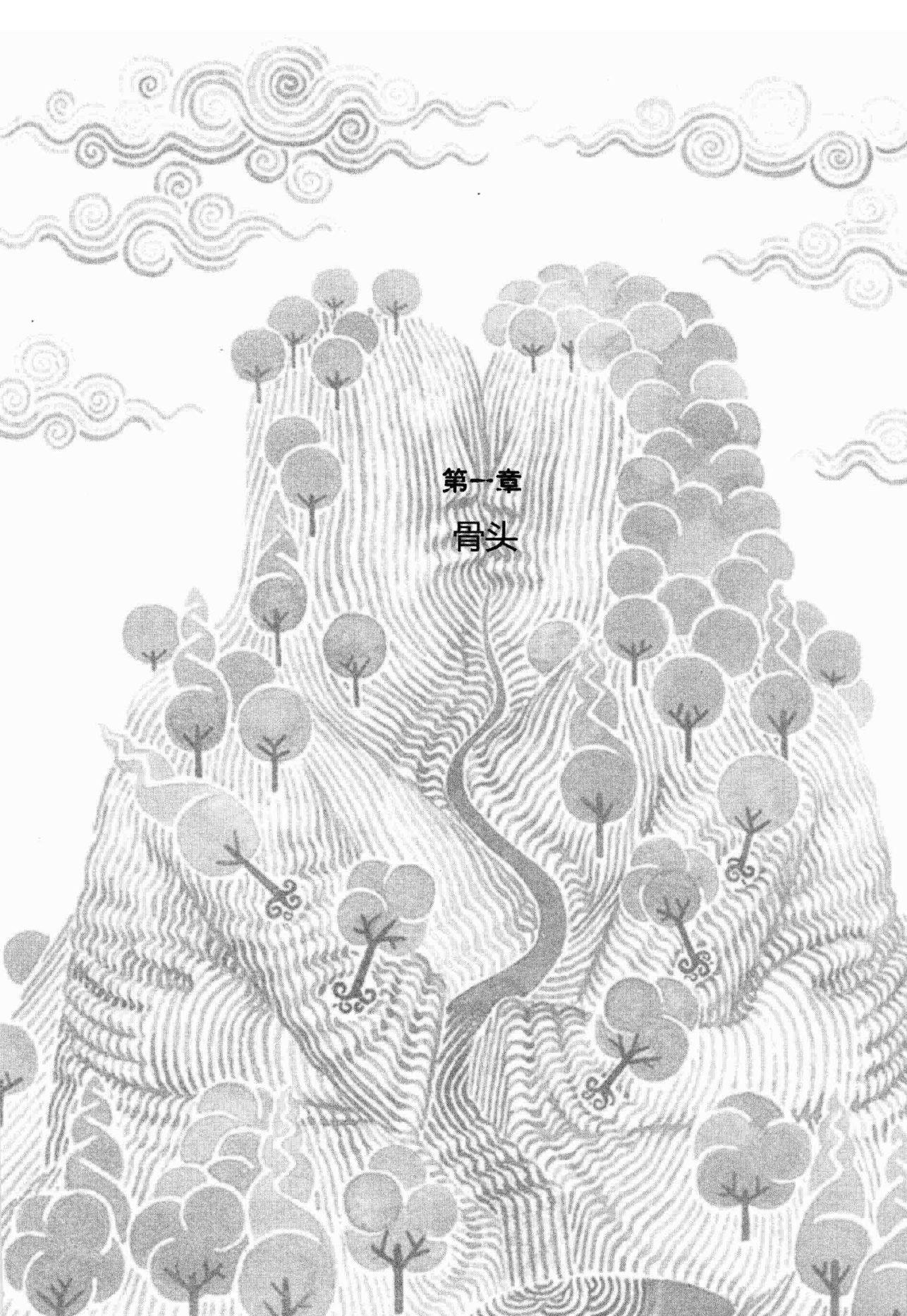
的话说,叫“档案室”,拿骨的话说,这儿全是“会说话的骨头”。井把铍子脱了,把骨头片往上摆,它们比他岁数大,红字的说着战争,黑字的说着瘟疫,镶绿松石的说着吉祥,他还没把它们焐热乎呢,大师少师就带着驼背老头儿来了。

第五章 大布鲁 / 255

井对他说,往后别给周人当布鲁,也别给商人当英雄,窝囊点儿,当个快活人。骨从血沫子里喷出一声笑,驼背老头儿让把骨没带走的大斧子抬上来,说拿上斧子,你还是周人的大布鲁……日头西斜,谷子地上除了他,一个活人也没了。他爬起来背上柳,朝来时的小山坡走回去。

第六章 血胞衣 / 381

骨说,这世上的事儿呀,总不按人的心思走,咱俩就像一大窝虫里的一只虫,一大群鸟里的一只鸟,咋拱也拱不出窝,咋飞也飞不出群。井说,那还蹦跹啥劲儿呢!骨说,活着就是蹦跹,蹦跹给别的虫看,蹦跹给不让咱蹦跹的人看。



第一章
骨头

中国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

——李济

我做了个梦,梦见从树上掉下来,一睁眼,我在树上挂着呢。按你们的算法,这个梦有六千年的岁数,那时候大多数虎还不认识用两条腿走路的人,你们说的“欧洲人”脸上刚开始有了白色,被两片海水夹住的两条大河中间冒出了苏美尔人的城子。用你们的说法,这是个大迁徙大混血的时代,你们的两条腿比我的四条腿走了还多的路,你们从“纯种”变成了杂种,你们的时代这才算开始。

在讲你们的故事之前,先说说我的故事。生灵里第一个会做梦的是哪个我没头绪,反正我们都做梦,猴子梦见掉下树,兔子梦见窝外有狐狸等着。你看,梦对我们多重要,它警告危险。我可不是猴子,我被一大片软软的东西抓住了,它把我提起来,提到树枝头,它真是个大力士。

一段时间之前,狼来了。告诉你们一个窍门,和人一起追鹿吃的是狗,不和人一起追鹿吃的就是狼。它们一群一群,隔几年穿过我的树林。它们跑得真快,还能一直跑下去,追得野鸡上树麋子下河,把我的树和泥土翻到天上,把天上的风和星星拽到地下。整个树林心烦意乱,吃食们不断地跑,不停地换地方。我熟悉我树林的每一个角落,知道每一群鹿的下落,了解每群野牛来我的河喝水的时间,我只做挑选。通常我绕着被选中的家伙兜圈子,找到通向它的好路,然后它就在我爪下了。真不愿意承认,靠追逐,我是永远填不饱肚子的。

狼来后不长时间,我就抓不到吃的了。所有东西都不在本来该在的地方,我找不到也追不着,我又饿又累,只能离开树林。树林外当然还是树林,只是我不熟悉它,它自有它的主人。如果我运气好,可能碰上无主的鹿群,如果运气坏,可能要用牙和爪子大干一场,谁想到我竟被抓到了树上呢!那时候我只知道吃和被吃,爪子的胜利和失败,还不知道一个生灵能成为另一个生灵的财

产,这种事只有你们干得出来。后来我知道了,抓我的树林早没了主人,罩我的网子也罩住过他,我迟早是要面对人的。

我要讲的就是人的故事,没有什么比你们更奇怪,你们和其他所有生灵都不一样,你们是自然的异端。故事从东方的一个村子开始,人的村子就像狼的群,有种你们叫秩序的东西管着,这村子离你们三千年,离我也三千年,在时间的中点。那时候你们已经有了最强大的三样东西:说话、种能吃的草、有魔力的符号,你们像春天的大树一样疯长,我们像冬天的杂草丛,在你们的粗根子旁干瘪。

村子南边是一片林子,几百年前最早到的一批人建了它。他们挖了老大老大一个深坑,连阳光都照得进来,坑的四边掏出洞子,人就住在洞子里。他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有的没有手指头,有的没有脚指头,有的连腿也没有,脸上找不出眼睛鼻子嘴,即使有眼睛也闭不上。用他们的话说,这是遭了诅咒,他们的神不要他们了;用你们的话说,这是麻风病。我更喜欢他们的说法。

故事发生的时候,村子已经大得多了,谁也没想到这些缺胳膊缺腿的人能生出孩子,一代又一代,像野地里的瓜秧子没完没了。他们生下来啥都不缺,可长着长着就掉下一个指头,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整个胳膊没有了。除了一个人,他长到二十岁还是全的,村里人都说他从不盖水坛盖子,所以神喜欢他。水在林子边缘的小河里,打水不是件容易事,可水装在坛子里自己就会变少,因为鬼神也要喝水,于是村里人用木头的、草的、陶的盖子把水藏起来,神就不喜欢他们了。

他叫骨,他的父希望他的骨头总是结实的,直到父死了骨才从母身体里掉出来。他又高又壮,比别的男孩高出两个脑袋,他每天早上用那双健壮的腿顺着土台阶爬上地面向北看,据说他们的祖先打那儿来。他在一片晨雾里看见米汤色的晨光和鹿角似的林尖儿,他觉得没意思,他更想看见祖先穿梭的庙宇和鬼神出沒的云气。这天早上他在薄薄的雾里看见的却是个一跳一跳的影子,越跳越大,直到他眼前。

村里来了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没有胳膊,除了脑袋就是腿,还有那根甩来甩去的东西。他跟他们一样,也是神不要的人,找了好多年才找到村子。他

是怎么来的呢？用一条腿跳来的吗？没有手他吃什么呢？

他被抬进屋的时候只剩一口气，许多人围着他。这个村子至少十年没见过外人，他们像观赏刚网到的野猪一样观赏他。他浑身是伤口，仅有的一只脚跳烂了，肚子硕大，他们猜他吃了土和各种各样的草。骨挤出人群，穿过村子中间的空地，钻进南墙的一个洞子。

洞子里有轻轻的啪啪声，骨喜欢这个声音，这是用陶拍子拍泥坯的声音，她可能在做一个煮粥的三脚锅，也可能在做打水的尖屁股罐，她的七根手指头在泥土上揉来揉去，这时候的泥土是她的孩子，那么干净那么乖，印满她指头的纹路，火烧之后也不消失。泥土做的陶是女人，就像骨头做的刀是男人一样。

她叫画，和骨生在同一年，已经掉了三根指头和两条腿。骨到她身边坐下，她果然在捏煮粥的三脚锅，每只脚都像女人的乳房，又大又胀。他喜欢那大大的三只脚，更喜欢画胸脯上的两个东西，他抓她的乳房，她笑着不让抓。

全村人都用这种三只脚的锅子煮粥吃，它是他们泥做的亲戚。那时候没人不会做这种锅，就像你们没人不会对着个铁板板说话一样。它立着的时候像一颗大牙，小米粥在牙冠里煮，火在牙根烧，全村人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

村里新来个人，骨说。

画把一大块压平的泥皮用狗髀骨切成两个指头宽的条，一圈圈盘起来，盘成锅肚子。肥实的三只脚早做好了，是用泥从现成的锅脚上扒下来的，肚子和脚粘在一起再用拍子拍实，一口锅就成了，除了泥什么也不用。画做新锅子是为了半个多月后的出火节，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新年，那天老人们会钻出新的火种。出火前整一个月没有火用，当然也煮不了粥，用不上锅子，这是锅子们一年中最寂寞的时候。

画啊，画！烧土炕上的男人叫唤。

骨走过去，说光，要啥？

光用秃手掌拍嘴巴，要水。骨、光和画生下来就在一起，一起玩泥巴，一起给谷子地拔草，一起到林子边抓野鸡。说不上哪一年，光脸上长出大疙瘩，脚底板穿了洞，肉烂个没完，鼻子也塌了。他娶了画，画也开始烂。骨有时候觉

得他们不喜欢自己，因为他不烂，和他们不一样。

光喝了水，要撒尿。骨抓着他那根棍，省得他尿得一身都是。小时候光的棍子是最大的，谁的棍子大谁就是男孩的头儿，光一直是骨的头儿，直到他烂得连尿都擦不了。画从火塘里掏出木灰，拌上鱼肠子熬的胶，用毛刷子蘸着，在刚捏好的三个罐子上画。罐子总在地上，给人看的从来是上半身，所以画从不把漂亮的花纹给罐子的下半身。

我去割蜜，画对光说。

她把狗髌骨扔进陶坛子，坛子绳套在额头上。她总用脑门背东西，勒出了一条槽。骨背上她，她抱着骨的脖子，大胸脯贴在骨脊梁上，一颤一颤出了村。骨问画，我啥时候搬到你洞子里？画说急啥。骨想了一会儿说，光得有人伺候。画说，过两天就是鸟日了。骨咧嘴喊，好哩！

鸟日你们叫春分，这时候燕子飞来了，草绿了，公的缠着母的不放，男人和女人抱在一起了。天空把雨水给大地，男人把精液给女人，万物长出来，孩子生下来。村外的林子里闹开了，天当被地当床，到处是撅起的棍子，到处是湿淋淋的沟子。

不下雨的日子很长了，日头火辣辣地好，带刺的蜂子错不过这样的好日头，都出去采蜜，留下一个空巢。骨把画举在一个月亮那么大的蜂巢下，脑袋顶着她的屁股。

她用狗髌骨刀割下一小块蜂巢，黏糊糊的蜜顺着刀子和手流下来，淌到胳膊肘。零星几只蜂子出来，绕着她转圈。她拿得不多，蜂子也知道她拿得不多，蜇得她不狠。她把蜂巢放进坛子，把湿软黏滑的胳膊递给骨，骨伸长舌头舔起来。

舔着舔着，他舔到她的胸脯上了。他搓着她的肉，她闭着眼睛让他搓。他们发出动物一样的声音，蜂子拿他们没办法。骨觉得嘴里真甜，棍子真舒服，后背蜇得真疼，他喊起来，哼哼哼，像干架的大公牛，像顶角的大野鹿，像长刺儿的酸枣树。

画长得好看吗，骨不知道，村里的女人就那么几个，跟他一般大的只有画。她还没生过孩子，生了她就活不长了，不管她没有腿还是没有手，她是所有跟

她一般大的男人的女人。骨不光想跟她干事儿，还想让她生他的孩子，他总要有个确实的孩子的。

完了事儿骨像来时那样背着画回去，坛子里的蜂蜜有股清香，几只傻傻的蜂子围着不走，嗡嗡嗡，让画想起刚才骨的哼哼哼，她笑。

笑啥？骨问。

舒服了？画问。

你舒服了？骨又问。

没有和光舒服，画说。

村子突然出现在脚下，吓了骨一跳。每个村里人都知道，村子从外面是看不见的，从远看，谁也看不见地上有大坑，从近看，长满草的四面土壁让人和牛的眼都不好使。据说好些年前有一小群鹿从村子上空跑过，结果掉下来全摔成烤鹿肉了。

骨把画送回给光，顺便帮光洗了澡，等天热起来，苍蝇要在烂肉里下蛆的。光不吭声，他知道他们干啥去了。骨说，蜂蜜可甜了。他心说，是我女人的屁股甜吧！

天晚了，星星出来，骨回到自己的洞子。月牙弯成一条线，月亮没了，天底下光剩下黑，人们都盼着北极星快点把新月亮生出来，新的一月早点开始。骨窝在没有火的灶边，灶周围用红石头涂了一圈，可黑黢黢的看不见，冷得睡不着。

他爬起来找酒。你们肯定知道酒，就是发芽变坏的粮食酿的。粮食坏了你们喜欢得不得了，人坏了长了烂肉你们就不喜欢了，这是为啥呢？骨也想，为啥呢？他的酒是今年没吃完的李子桃子泡的，这个村没人吃得起谷子酒。他们用一块灰白色的神东西，你们叫酵母，在开口大坛子里让果子变坏，三千年了你们还在这么干。

骨喝完酒又觉得饿，捧起锅子喝两口凉粥，头发散开在灶边睡下。闭上眼就听见呼呼的喘气声从地底下上来，他知道那是“一条腿”的声音，人快死的时候喘气声小，回声却大。

说到底这时候的人比你们还是强点，你们非把好好的黑夜割成两半，一半

给前一天,一半给后一天,黑夜就不疼吗?他们则把一整个黑夜给一整个白天,一天的开始是黑夜睡去白天醒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叫旦——太阳从地平线升起,人睁眼看新的一天。骨睁眼看到的新一天是从一个绳结开始的,他昨晚喝了酒在黑暗中打出来,是个快乐的结。昨天他是快活的,他用绳结记住这快活。

他也打过悲伤的结,那天云一直在天上动个不停,终于不动了,他的父死了。“父”这个字这时候读爸,意思是握着杖的人。父的手握不住杖了,长老把他埋进墓地,骨用新麻绳打了个悲伤的结,放在父塌成洞的鼻梁上。

他洗把脸,把头发拢到头顶上卷成髻儿,用骨头簪子插好。簪子是父留下的,骨觉得是用女人的小臂骨磨的,所以他总能把头发收拾得光溜溜,有她帮他抓着呢!他从门边的小圆坑里提起尖屁股罐,爬上土台阶往北看雾气和林尖,“一条腿”的影子还留在那儿。

他拎着满满一尖屁股罐水回来时,“一条腿”死了,人们合计着埋了他,画也在。骨想他肯定是因为没喝上一口热乎水死的,赶上禁火的日子真不走运。

第二天就是鸟日,村里人用一种神奇的力量祭祀鸟神,这力量听得见摸不着,摸不着吧,却能用实实在在的东西变出来,你们叫她音乐。音乐是他们把腐烂的每一天和抛弃他们的神联系起来的桥,就像鸟用啾啾啾把地和天联系起来一样。他们每个人都是音乐家,是舞蹈家,能用竹子、芦管、树皮甚至泥土把音乐变出来。

骨在河边洗澡时就听见一串又一串音乐从地下的村子铆着劲儿跳上来,有五个音的笛子、七个音的笛子、三个孔的陶埙、蒙着蛇皮的大鼓。人们跟着鼓的喊声喊,有腿的跟着鼓的步子跺脚。这些漂亮的音乐你们早听不到了,只在那片火热而贫瘠的大陆上还有她的残音。跟着村子的节奏,骨快活地搓着胳膊上的泥,把他那根大棍子仔仔细细刷了一遍。

还有那个劲儿的村民三三两两挽着背着向林子走来。按理这种事儿要在桑树林子里办,村子只有这个李子树林,什么树不是树呢,掉手掉腿都要办的事儿,几棵李子树哪挡得住。进来的男人都直撅撅的,女人嘻嘻哈哈。干事儿前他们先唱歌,女的这样唱:

黑黑的燕儿飞来了,呼哩哩!
掉毛的公牛赶来了,呼哩哩!
哪个牛子壮啊,
白花花的肚皮亮出来啊,呼哩哩!

听了这样的歌,男人们的棍子撅得更高了,他们唱:

啊拉忽哩浑,山沟沟里流水呀!
啊拉忽哩浑,树杈杈里淌蜜呀!
弟要喝水呀,弟要吃蜜呀,
啊拉忽哩浑,姐的门儿从哪儿进啊!

男人歌和女人歌的调子不一样,呼哩哩是女人的,啊拉忽哩浑是男人的,有些男人偏喜欢唱呼哩哩的歌,鱼就是这样。他比骨小一年,没有左手,总围着骨转,骨在女人里没找到画,鱼喊他,说兄,来!

男人和女人已经抱在一起了,有的在树根子上,有的在大白石边,他们身上都缺点东西,可没人缺想快活的心,他们和村子外的齐全人是一样的。沙拉拉的李子树下,老的抱少的,少的抱老的,棍子抱沟子,沟子抱棍子,骨急得绕着树转。

鱼揪了一把指甲盖大的小李子,一颗颗往骨身上扔。这是个习俗,男人要是喜欢扔他的女人就和她好,不喜欢就走开。骨没走开,他在鱼笑嘻嘻的脸上揍了一拳,鱼哭了。人们边干事儿边看他俩,把骨看走了。鱼抹了把脸,和一个烂得没人要的老女人抱上了。鸟日就是这样,你和随便什么人好上,然后分开。要是生了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要是将来死了,也不埋在一个土窟窿里,这就是一次棍子和沟子的聚会。

骨回到村子,村里只有小孩和下不了床的人。小孩把光秃秃的柳树枝窝成圈当绳跳,把一代代传下来的羊膝盖骨扔来扔去,没人能像他们这么高兴,

他们还不知道肉从身上烂掉的疼。骨冲进光的洞子,他和画都在。

你怎么不去呢?骨问。

画说,“一条腿”死的时候我在旁边,他说话了。

骨说,他说梦话呢。

画说,他说村子外有会说话的骨头,有骨头的人知道一切。

骨说,我这个骨就能说话。

画说,我想知道我啥时候烂死。

骨说,那咱俩的事儿呢?

画说,你啥时候给我说话的骨头,啥时候搬进来。

骨心想,“一条腿”真是来害他的,从他甩着棍子蹦来的时候他就知道。骨耷拉着脑袋回到自己的洞子,阳光从窗豁子照进来,豁子下边一溜烟熏的黑灰,直到火塘。林子里的人陆续回来了,带着一具尸体,是和鱼一起的老女人,她死在快活里。

骨没去葬她,拎上锄头铲子下地了,在这儿应该叫上地。村子的田在小河边,水是谷子的饭,一顿不能缺。这几年雨越来越少,河有时流着流着就断了,女人没奶水叫孩子怎么长呢,今年的谷子又瘦又小,不够吃。

地不多,能耕的人更少,握得住铲子的都得来,长出的东西全村分。上个月新田就种上了,旧田累了两三年歇下了,你们把这叫休耕。翻新田得用野牛的大腿骨,骨凹子上凿个孔,安上木柄就能用,新田硬啊,脾气倔,不是大野牛降伏不了她。他们不会起垄,翻一遍土,把种子放进掘好的坑里,再拿土埋上,之后的整个春天,锄头都在和没名字的草的斗争中度过。

上了这块新田骨就想起鱼。今年南日,就是冬至那天,他和鱼一起来垦荒。这里原来尽是藏得住大蛇的蒿草,正中间有一棵孤零零的桦树。树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周围没一个兄弟,骨和鱼拔光了草,开始扒树根背阴面的皮。先用蚌壳刀锋利的嘴咬它,咬开了口扒出里边白嫩嫩的瓢子,把凉水泼上去,过不了几天它就活活冻死了。他们用石头做的斧子把它砍倒,拉回村子做锅碗瓢盆,再把地上的草一烧,一块新田就出来了。

扒树皮的时候鱼贴着他,骨知道他的意思,却假装不理。鱼很悲伤,骨就

说,你要是说出去,我让你连右手也没有。鱼说,不能,兄。于是骨就趴他身上。那天真冷,汗一出就被风吹干,他们觉得成了那棵桦树,要冻死了。

这时候的人们只有两个季节,春是太阳照树林的意思,秋是用火烧蝗虫的意思。春和秋就是一年,十几个春秋过去人就老了,几百年后有个人写了本叫《春秋》的书,专门讲一年年的老故事。你们要说:他们没有夏和冬多不方便!可他们有风,东风来的时候草绿了,南风起的时候花开了,西风吹的时候叶落了,北风刮的时候地冻了。四方的风是他们的神,他们能闻出风的味儿,神的喜怒就在味道里。

春的每一天骨都要到地里锄草,他有一把漂亮的鹿角锄,是好多年前那群从天而降的鹿带来的。大公鹿的一只角上有两个叉,长的正好做锄头把,短的做锄头尖。鹿角天生的弯就是让它做锄头使的,好比牛的肩膀骨就要用来做铲子一样。

一群黑鸟远远来了,骨一看是老鸦。他捡了一把石子儿,老鸦一落就打,打下来好多黑羽毛。刚播下的种子就怕老鸦,别的鸟看不穿土,老鸦偏能。他们认识人的田,用嘴一刨就刨出种子,没有比他们更聪明的了。骨看着老鸦飞走的天,黄昏天发红,可他还是一眼在东边的云头上发现了一颗红星。

村里所有能动的都出来了,聚在村中央的空地上。白胡子长老拄着拐棍,他太老了,足足活了五十岁。他转圈向人群喊:大火星出来啦!一月到啦!

村子像刚煮熟的小米粥,咕嘟嘟冒了泡。新火从木头里钻出来,火种在每个洞子间传递,人们把她小心翼翼地藏在灶灰下,直到年底的禁火节,你们叫寒食节。

上年黑夜总共生了十三次月亮,真是漫长的一年。你们说这种年是闰年,他们可搞不懂,他们只知道差不多三年要多出来一个月。画爬出洞子迎接新火,骨把一个油光发亮的东西塞到她手里。她说不要。骨说,这是树的魂,从树皮里挤出来,一见风就硬了,我用蚌壳刀刮了半天才刮出形。

画看是一头用树油雕的小猪,于是说,谁稀罕猪,我要说话的骨头。

她把猪扔到地下啃泥,骨说,你不要拉倒!

出火是个祭祀祖先的日子,村子的祖先是那些离开村子到墓土里生活的

人,为了不忘记他们,长老把不多的金色谷子分一点出来,让红彤彤的火苗捎给他们。谷子在火里噼噼啪啪地响,祖先们嚼得香,鱼问长老,鸟日那天被他快活死的老女人也能吃着吗?长老说,能,“一条腿”也能吃着!

画和骨一个在人群西头,一个在人群东头,像大火星和三星那样见不着脸。三星是猎户的腰带,大火是天蝎的心脏,他俩从不一起上天,据说早早做下了对头。你们还有个说法,说大火是青龙的心脏,三星是白虎的胸口,所以才有“龙虎斗”。

出火到你们那儿改叫清明了,你们也给祖先烧东西吃,看来三千年真不算长。祖先们吃饱后,长老让骨搬来一个树皮桶,桶里装满谷子,中间插一根树枝,叫吉利。骨把吉利举起来,举到火堆旁,正对着一天密密麻麻的星。长老干巴巴地唱:

南边天上有簸箕,哟! 这个簸箕不能扬!

南边天上有斗勺,哟! 这个勺子不能舀!

北边天上有斗勺,哟! 这个勺子指方向!

骨随着长老的歌让吉利在头顶转,转到的每一个方向都有一整年的福气,整个村子都在福气里,没人再掉指头,没人再烂肉,谷子吃不完,还能打到肉。全村跟着长老唱:

顺着勺子往前看哪! 我们的帝星光灿灿!

他在天顶正当间啊! 千星万星绕不断!

顺着勺子往前看哪! 我们的帝星高又高!

他从天顶往下看啊! 千代万代传不完!

就在男女老少的歌声里,村北头的一排洞子轰地塌下,黄烟扑灭了火,整个大地安静了。没人惊慌,村里人太熟悉死亡了,天这么旱,洞子迟早要塌。北边洞子能照到南来的日头,总让老人住,压死的是两个爬不起床的老头儿。